



又到一年柳絮飞

李杰

随着天气渐渐变暖,眨眼间又到了“春风杨柳万千条”的季节。漫步在和风习习的大堤之上,但见一湾波光粼粼的春水,宛如天地间一条抖动的丝带,柔若青烟,美如画卷。

偶尔会有几丝雪一样的东西时眼前飘过,这不是柳絮么。这个诗人笔下的小精灵,也禁不住这春天的诱惑,急急火火地跑到这桃红柳绿的大千世界来一展芳容了。

记得很小的时候,就喜欢这纤纤柔柔的“毛毛虫”。孩提时的我们少不更事,好不容易熬过了寒风料峭的冬季,就眼巴巴地盼望着柳树早点发芽。一旦柳芽儿冒了出来,这原本光秃秃的世界就会变得一下鲜活,耀眼起来。再过了几日,那柳叶儿中间便会长出“毛毛虫”似的东西,于是跟几个淘气玩伴一起,摘几个“毛毛虫”下来,插到鼻孔里,然后扮着鬼脸,你追我躲地玩上一气。那时候生活苦,谁家的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的,而那柳芽、柳絮便成了寻常百姓家饭桌上的一道时令菜肴。母亲是深谙此道的高手,她会将那味道微苦的柳芽采摘下来,然后用水轻轻焯了,再放到清水里浸泡上一个夜晚,第二天用油盐一拌,就成了全家人粗茶淡饭中一道味道鲜美的菜肴。那柳絮儿更是大自然赐予的不可多得的珍宝,母亲会将那些长出来不满三天的柳絮采摘下来,然后非常仔细地

成了一种不可多得的食物。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困难时期,在广大的北方地区,相信凉拌柳芽、柳絮是很多人家饭桌上的一道美食。

我从孩提时便一直认为柳絮也同其它会开花的树木一样,只不过是这种柳花儿的未成熟花,梨花、海棠花那样的艳丽、婀娜,惹人喜爱罢了。后来才知道柳絮只是柳树的种子,至于那“毛毛虫”一样的东西,是种子外附生的绒毛。这种被称作花序的东西,也有雌雄之分,它们在成熟的时候会整个脱落下来,雌花序中的果实会裂成两瓣,和着白色绒毛的种子就会随风飘散。我们通常习惯地把杨柳等统称为柳,称之为杨柳,当风和日丽的春天来临,很多在冬季里沉睡的树木还未复苏的时候,杨柳就已经吐绿发芽了。“春风杨柳万千条”“隔溪杨柳绿依依,恰似十五少女腰”“中庭月色正清明,无数杨花过无影”“新年鸟声千种啭,二月杨花满路飞”,这种美到极致的描写,实际上说的都是柳。尤其是江河池潭之地,少不了那些亭亭玉立、枝条纤纤的垂柳,它们虽无花枝争俏,但也风情万种,成为万般春色中谁都无法与之媲美的风物。

就在昨日,我与一位踏春归来的诗人朋友聊天,话题聊到春天的诗句时,我这位对古典诗词和辞赋颇有心得的朋友告诉我,在中国浩瀚如海的诗词歌赋中,以春为题材的诗词歌赋灿若繁星,数不胜数。这或许是因为冬去春来,万物复苏,一种自然而充盈的气象和祥瑞,既唤醒了天地,也感动了诗人的缘故,于是那地“流水吻梨花,草绿给柳絮”般的诗句便会油然而生,许多甚至成为了千古绝唱。就在这些名人名句中,一直以来都是素雅恬淡、毫无雕饰可以炫耀的柳絮,居然是诗人笔下的常客和宠儿。比如

宋代诗人晏殊的《蝶恋花》“落絮无声春堕泪,行云有影月含羞”,说的就是飘落的柳絮,伴着几点雨星,悄无声息地飘落下来,好像春天都在为自己的逝去黯然流泪,天上的一轮明月同时也被浮云遮掩,如同羞涩的少女一般……再比如杜牧的《叹杨花》“杨花榆荚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”。柳絮随风乱舞,轻薄桃花逐水流。

无论古人们怎么以诗抒怀,借柳寄情,我自己对柳絮还是情有独钟的。可能因为性格使然,我喜欢柳絮那种浑然天成的素淡和宁静。想想看,那些悠然于借借枝条上的“毛毛虫”,全然没有一点儿洋洋自得、傲然天下的样子,它们就像谦谦君子似的,等待着在春风中起舞,在曼舞中远去,没有对当下春风得意的贪婪,更没有对将来春华秋实的期许……其实,做人也须如此,不以轻狂而自卑,更不以得意而动心,就那么在春潮春风中诚实地踏实地做回自己。柳絮的超然洒脱,也是让我格外心动的。“南浦桃花亚水红,水边杨柳绿春风”“春风花雨不留人,春风好去落谁家”,在碧水如玉、花团锦簇的春色美景里,百花怒放斗艳之时,个个都是何等娇俏的绝色,而一旦遭遇风雨打击或花期将尽,便又是期艾艾,沮丧不已,悔恨“处处东风半半无存”。而柳絮则不同,来时,冬尽春暖随春风生,去时,春清柳长伴风舞。短暂的生命历程中,除了感恩这个阳光明媚的世界,便是洒洒脱脱的生,洒洒脱脱的去,全无怨悔的沮丧和抱怨。“无风才到地,有风还满空”,柳絮的这种秉性,让我作诗这样的思考,若是人这一生,也能如柳絮这般的洒脱多好,保持性情的平和,不傲不比,没有羁绊,只为了能在这个天高地阔的世界,率真而又洒脱地活着!

三月花语

说来偶然,今年和去年拍花的日子都是在3月27日。早晨醒来,看到窗外微风不燥,天色青蓝,于是火速洗漱,来不及吃早餐,便拽着相机出门了。

来的时候是急切的,到了拍摄地点,心瞬间静了下来。周末清晨,小区的人们还在休息,周围安安静静,我也步履轻盈,慢慢寻找合适的光线和角度……

置身于这一片花林,淡淡的、清雅的香味让人嘴角上扬,身心舒适。桃花的意志也是不尽相同,各色欲出,半羞半放,吐蕊含露……种种姿态在枝头尽情跳跃,嫩芽新绿,浅白高洁,淡粉优雅,粉红艳丽而不枝……种种色彩更是装扮着春天。

阳光洒在花瓣上,花朵之间形成光影交错的斑驳正是按下快门的最好时机。花或娇柔,花瓣轻盈,我试着用镜头语言表现出花的特质。其实,不是拍花,任何进入镜头的人事景物,只有了解它的特质,才能更好地表现出它的独一无二。

花开为景,花落成诗。原来看到花落会惋惜,现在觉得落花成诗也不失为一种美,无垠的天地包容着万物,于是我改用镜头记录了落花洒落的情景。

黎宏说,环境人像会拍这个春天要有故事,我认同。可我也知道,以我之见,景物物语皆我之色。“这些景物在镜头里似无可言说,图片背后不饱含着拍摄者的审美和意境?”有人说:“大周末的多睡会儿不好吗?拍那些

花有什么用?”原来会争论几句,后来也就一笑了之。那么多“有用”真的有用吗?梁文道有个观点我很认同:无用的书,做无用的事,花无用的时间,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,保留一个超越自我的机会。

喜欢摄影,不是为了争奇斗艳,与人争高下,而真的为了记录生活,在光影摇曳中,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,让自己静下心来。

拍了一阵,就想起拍,不管构图、光线、构图,发现拍得不好,就调整参数,这样拍度,不再无头无脑。

我喜欢摄影的整个过程,喜欢听朋友传授“秘笈”,喜欢欣赏大自然的神奇,这是无用的潜力,也是摄影的魅力,更是热爱的魔力。



寻春色

刘雅娜

昨天的春雨很顽皮,细雨中夹杂着些许晶莹的雪粒,从厚实的、看不透的云层落下来,拍头即醒,一会儿脸就润润的,想着雨会不会趁着前几天那漫天的沙尘,伸手去接,细雨和碎雪在掌心都成了清冽的水。这场春雨呀,洗净了天空,湿润了空气,应该也叫醒了酣睡一冬的大地。

寻着春雨之后去寻春,但早春的轻寒还在,春色隐着,应该去哪里寻呢?春色需要细寻,在北方,春的影子应该是素淡却有生命力的颜色。细细寻找,一定能找到春天落脚的地方。

微风还有一缕寒意,走到“野”,背阴处有一些未化尽的白雪,阳坡上满是些过了冬的枯黄的草,要找出一点别的颜色有点难。低头细瞧,想找那么一两颗勇敢破土的小绿草……也许,那微风中的寒意让小草迟滞了,它们还在等待吧。

站到小山包上,发现一排一排的沙柳还没发芽,但枝条的颜色却生动得很,那是去掉了灰色调的红,很纯粹。走近,红色枝条上鼓起一个个小包,一副即将萌发的样子。想寻找素淡的春色,却遇到了浓浓的红。

穿过“野”,时间有点慢吞吞的。高空中出现了一个黄的小点,难道只是只鸟,什么鸟有这么明亮的黄。盯着,却不像小鸟,那小点慢慢地下降,越来越清晰了,是风筝,它看不见放风筝的人。风筝随着微风飘动,看起来春风也有了颜色,与风筝的颜色相同,那么新鲜,那么嫩。

折返,回程。先前看到的枯黄中似有淡淡的绿色,为什么刚才没有看到呢?低头看了那么久也没有发现一两个冒尖的嫩芽,也许是只关注了那小小的几寸土地吧,望远处,

望远处,那阵草中的小小绿球就显了出来。路边的杨树枝上,长满了红色“毛毛虫”,一个个随着微风扭动,居然是肥美的模样。等在树下,没掉下几只“毛毛虫”来。过些天,满树的“虫儿”就会尽落,随手便能捉来一只。有些杨树与这些杨树不同,开始长出嫩绿色的柳叶,后来就会变成绿色的柳叶,这样的杨树过些天就会有白色棉花般的柳絮毛毛,风一吹,杨树毛毛轻飘飘的满天飞,看起来很美。杨树毛毛的景我不能近观,因过敏只能避而远之。

拿出手机,朋友那里有人晒着花开放的视频。视频中的枝上大部分还是花骨朵,有几朵刚刚绽开,白色的花瓣生机勃勃。视频中只是一枝,看不到树的全貌。我不禁去想,如果有一处小院,一定要种棵杏树,春天满树花开时赏花,夏天金杏满树时获些美味。院前院后还要种些自由生长的树,当春的脚步近了,那些树便会响地提醒院中人,春天来了。

一对母女走在路边,穿着颜色鲜艳的春装。相比穿着厚重冬装的人们,她们看起来轻盈活泼。小女孩脸上的笑真纯,笑声径直跑到我的心里,那笑声像一滴清露落入水中的声音,像一只鸟起时翅膀划过轻风的声音,让人心里一颤。也许是春天让她的笑声真好,笑容灿烂吧。小女孩手里拿着七彩的小风车,春风吹,风车转成了一个圆圆的彩虹。此时,春色竟如此多彩。

春天悄悄地为这里着色,我怎忍如此错过,今天才看些许端倪。初春已到,暮春还早,心里怎么突然生出不舍?也许是我还没有张开双臂紧紧拥抱春天,就开始受不了未曾到来的离别。



接种新冠疫苗

保护自己

保护家人

中宣部宣教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